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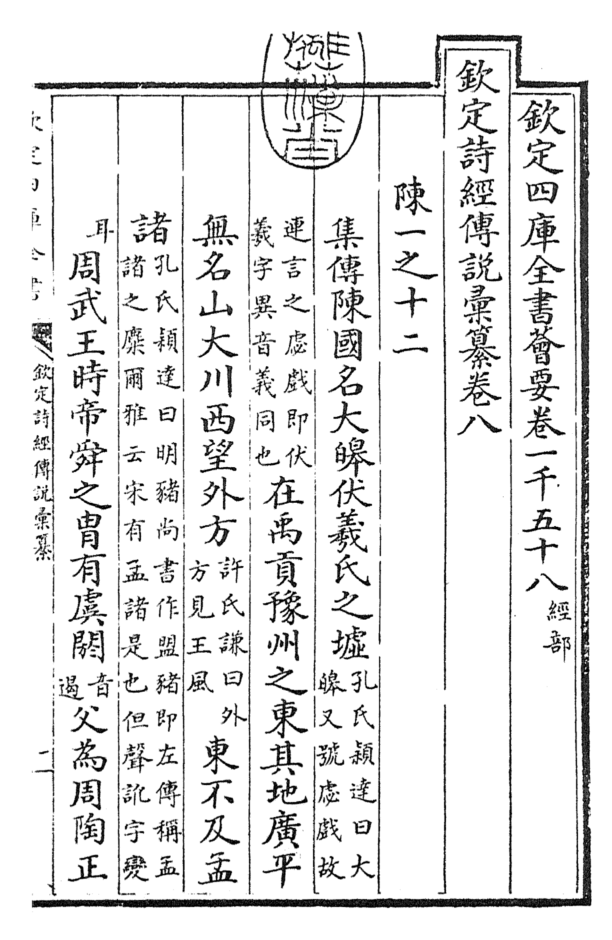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八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十八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八

陳一之十二

集傳陳國名大皡伏羲氏之墟孔氏頴達曰大皡又號虛戲故連言之虛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許氏謙曰外方見王風東不及孟諸孔氏頴達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糜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音遏父為周陶正

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穎達曰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孔氏穎達曰楚語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皇輿

表陳州今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集說鄭氏康成曰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轍曰陳之變風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朱氏公遷曰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於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為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於其前也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

集傳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氏一之曰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括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

諷切之者深矣○輔氏廣曰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鷺羽

集傳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陸氏佃曰鷺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鉏也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穎達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植為持鷺羽可以為舞者之翳故持之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

知矣○徐氏常吉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鷺羽則常舞而無度矣此商書所謂恒舞也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集傳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頴達曰易離卦九三云鼓缶而歌則樂器亦有缶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則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

總論輔氏廣曰後兩章但再述其事以見其遊蕩之無時耳寒暑而不休則無時而止矣○樂固人

之所喜也然必一張一弛時出而用之然後可以和悅其心志舒散其氣血倘作樂無時則適足以陷溺其心

爾

宛丘三章章四句

集說

鄒氏泉曰此詩見習俗之敝而詩人刺之亦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案序宛丘刺幽公也毛萇解之曰子指大夫經所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以刺之

鄭康成則曰子者斥幽公也是經序相符也孔穎達申其說曰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故易傳也朱子曰子指遊蕩之人也辨小序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謚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解經可謂慎矣然曰望人所

瞻望也則仍似屬有位者言也若閭巷細民鼓舞於宛丘何係輕重而國人作詩以刺之又致夫子錄是詩以冠陳風之首重為後世戒耶盖上行則下效序與傳箋推其原則有所指朱子以為無其據則主泛言然其相因之理一也又集傳云大姬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其説始於漢儒此則又推陳風漬漸之由非謂宛丘之詩也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集傳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嚴氏粲曰枌解見唐山有樞栩解見唐鴇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嚴氏粲曰次章言不

績其麻知子仲之子為指女子也**婆娑舞貌**孔氏穎達曰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何氏楷曰或婆娑於枌之下或婆娑於栩之下明其非一時非一處也**○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集說嚴氏粲曰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徐氏常吉曰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有枌栩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氏以大夫之女聚舞已非所宜況男女相與而慕悅乎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

市也婆娑

集傳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於南方之原歐陽氏修曰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李氏樗曰毛鄭以原為陳大夫而以原為氏不甚明白歐陽以為南方原野則其說為簡勁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黄氏櫄曰嘗觀豳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今陳之風俗至於男女不紡績其麻市也婆娑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馮氏復

京曰案市朝之市在國中者乃是商賈貿易之地揆之地勢不宜聚會歌舞於其閒也上文云南方之原其地必閒曠而可樂意者如遺人道路之市歟古者八家同井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為井竈廬舍即就廬舍以交易市井之名殆出於此而後世因謂國都之市亦為市井則此詩所謂市者或在野外田閒未可知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集傳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 鄭氏康成曰鬷總也○孔氏穎達曰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 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又名荊葵紫色蘓氏轍曰

莜小草而多華○羅氏願曰荆葵𠃵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花

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悦之詞曰我視爾顔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集說蘇氏轍曰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今則又相告而相遺以椒相與為淫蕩而莫之恥也○朱氏道行曰于逝之逝有忘返意以敝而邁謂男女成羣如雲如荼也如莜之贊男悦女也握椒之奉女暱男也至是直與溱洧秉蕑之謔勺藥之贈同風無復先王家教之遺矣

總論輔氏廣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淫蕩無度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集說王氏安石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集傳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

許氏謙曰考工記門阿注棟也疏屋脊考工記注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又案屋之基亦

曰堂周禮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天子之堂九尺皆指堂基而言則堂宇作基說爲長說文宇屋邊即屋四垂

此惟衡木爲之孔氏頴達曰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横義同門惟横木爲之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孔氏頴達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嚴氏粲曰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當爲泉水之流貌

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集說許氏謙曰衡門之詩隱士所作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爾○顧氏起元曰衡門以所居而安言泌水以所玩而樂言泌水非真可飽玩泌水可樂自忘其飢爾

附錄歐陽氏修曰詩人以僖公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閔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集傳賦也姜齊姓

集說瞿氏景淳曰食魚取妻雖不是借言然賢者之意自當廣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獎里反

集傳賦也子宋姓

集說陸氏佃曰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朱氏公遷曰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魴鯉取妻不必齊姜宋子則凡所以自奉者皆不求全而責備矣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斯人之謂與

附錄歐陽氏修曰既言雖小亦可有為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也

總論輔氏廣曰此詩以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則辭順理明甚易而實是夫逐物徇外乃人之常情今玩其辭意安愉恬淡非樂內者有所不能也○熊氏朋來曰人須是世味淡則能隱亦須世味淡

則能樂衡門可棲遲居不求安也泌可樂飢食不求飽也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特以食魚取妻言之○許氏謙曰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體而實似比也○劉氏瑾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于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附錄蘇氏轍曰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於為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集說王氏柏曰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為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黃氏佐曰隱居者自為此詩與考槃不同蓋考槃是他人美之者也故此詩無贊美之詞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愨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詩誘使自強行道令興國致理也○范氏處義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與聖人教人之意同也

案序之說詩於十五國風其旨多矣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至直賦其事者因事以為文而曰誘者獨見於陳風之衡門一篇蓋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

詩以誘掖之也其有忠愛之意歟夫既以為誘則三章俱作比看朱子改以為隱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三章俱作賦看於義似較直捷矣然古說亦可通節存其意俾後之窮經者有以博考焉

東門之池可以漚鳥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集傳興也池城池也鄭氏康成曰孔安國云停水曰池○孔氏穎達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孔氏穎達曰考工記㡛音荒氏以涚音稅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謂漸漬使之柔韌也晤猶解也黃氏佐曰蓋我與歌之彼自解之之意○此亦男女會遇

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董氏逌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唐氏汝諤曰以池可治物人可快心為興○沈氏守正曰水經注陳城東門内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即其地也見是公共之所人人可往無禁止也漚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淫而無害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穎達曰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為善○張氏次仲曰淑女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

歌以見婉
轉而善入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集傳興也紵麻屬 陸氏璣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范氏祖禹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顏反叶居賢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集傳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 而振反 宜為索也 范氏祖禹曰菅以為屨○濮氏一之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茗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總論許氏天賭曰晤歌與與之合曲而歌也晤語與之相答述也晤言與之相言論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序以詩中淑姬二字故生其說正如靜女之詩由靜女而生說也殊不知彼美淑姬云者乃男悅女之辭彼自以為美自以為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

附錄鄭氏伯熊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與笑歌晤言故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案東門之池古序以為刺時衍其說者以為疾時之不然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改為男女聚會之詞而以淫詩例之然玩其辭氣却無褻狎謔浪之意漢儒之說殆以是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集傳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集説 朱氏公遷曰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顧氏起元曰此女負約而男作詩也興意其枝揚則其葉盛反興約昏為期而夕不至也明星煌煌言所期不見但仰見明星之煌煌而已

附錄 毛氏萇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氏康成曰楊葉牂牂三月中也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孔氏穎達曰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

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集傳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總論黄氏一正曰言東門之楊葉盛可蔽而又昏以為期良可相會今乃失約而至於明顯之時則不遂所欲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為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

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附錄 嚴氏粲曰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使然也○謝氏枋得曰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禮義者也

案集傳此篇改序說為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之詩然考朱子初解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蓋從序說也今姑存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集傳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孔氏穎達曰釋

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濮氏一之曰斯莊子斯而析之　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邢氏昺曰毛傳云昔久也郭云誰發語辭

○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集說　輔氏廣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則非一日之積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唐氏汝諤曰惡木生於幽僻為斧所析惡行發於隱微為人所知此興意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興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蘇氏轍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集傳興也鴟鴞惡聲之鳥也 陸氏璣曰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濮氏一之曰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 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

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集說 黄氏一正曰言梅本嘉木鴞本惡鳥今墓門有梅生非其地則鴞亦萃止矣夫也失其故性而不良則豈不有歌以訊之者乎○姚氏舜牧曰凡人之不良者初不畏人之知亦不顧人之訊至於顛倒然後致思則已無及矣此有識者必辨之於早不待狼狽而後爲無及之思也○唐氏汝諤曰僻地有梅則惡聲者皆聚其中幽獨有思則惡惡者得發其隱故又以爲興

附錄 程子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

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

總論 薛氏志學曰上章言積惡不悛而追咎其始深絶之也下章言悔過無及而永思其終微教之也總是愛人無已之意

墓門二章章六句

集說 唐氏汝諤曰此為刺惡之詩

附錄 陳氏鵬飛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也○范氏處義曰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太子而以己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序詩者不以為君直言陳

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

案朱子初解曰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又解末章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及哉亦追咎之辭也與諸儒舊說相同及著集傳以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序遂以此詩與之不知其信然否也蓋亦未決之詞但序曰刺佗傳之國史陳有佗與衛有州吁鄭有叔段等采風者皆不得無詩況陳事既無他籍可考而此詩業有古序可據則諸儒之從序說似不必致疑於千載之下矣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　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　誰侜陟留反　予美心馬忉忉都勞反

集傳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　邛邱

孔氏穎達曰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邱○何氏楷曰防邛一說皆陳地名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旨美也苕苕饒也莖

愚案防隄也朱子之解得之

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孔氏穎達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曰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

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居望反也　濮氏一之曰侜爲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爲幻之意也

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

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集說　朱氏公遷曰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葢以尋常之物興怪異之事也○黄氏一正曰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苕宜荒地不戕則旨今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則各得其所矣而予之所美者顧為侜張而不得其所乎○鄒氏泉曰言駕不根之詞以侜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埶自然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歐陽氏修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子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集傳興也廟中路謂之唐（毛氏長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穎達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孫炎云堂塗堂下至門之逕也）甓瓴（音零）甋（音滴）也（郭氏璞曰㼾甎音鹿專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小草雜色如綬（董氏逌曰鷊舊作鷏○劉氏瑾曰案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忉忉也

集說黃氏一正曰言中唐有甓人罕踐之故能成其美邛有旨鷊人莫戕之故能成其文今予之所

美者而人顧俏張之使我心惕惕乎

附錄歐陽氏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總論朱氏公遷曰憂慮之逾反覆道之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遊蕩歌舞陳之俗也其流為淫邪者宜矣故陳風之末大抵皆淫亂之詩此詩與鄭風揚之水相似

附錄孔氏穎達曰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已憂讒之事○嚴氏粲

曰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為賢者憂之也

案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鄭康成曰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奸之誣善以害人皆作詩者憂患之意朱子曰予美指所與私者而定此詩為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然不指其所謂予美者為男乎為女乎夫風詩之託興甚遠簡兮之彼美為盛王葛生之予美為君子詞可作男女夫婦讀意可作君親朋友觀即不泥為宣公而程子之說為可思矣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已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集傳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 陸氏德明曰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關

而東河濟之間好謂之姣○僚好皃窈幽遠也糾愁李氏樗曰孟子曰子都之姣

結也顧氏起元曰言思之幽遠不可窮綰結不可解也悄憂也鄭氏康成曰思而不見則憂○王氏安石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集說蘇氏轍曰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朱氏公遷曰此因所見以起興蓋月出於夜正私心所發之時○沈氏守正曰勞心悄兮忖度其心若謂佼人思己者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

倒反

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集傳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王氏安石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名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集傳興也燎明也董氏逌曰燎則其光與月竝天紹糾緊之意慘憂也王氏安石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集說輔氏廣曰窈糾懮受夭紹大抵是人心憂思牢結而難解之意然有淺深至於糾緊則甚矣○

朱氏公遷曰凡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糾緊

總論 呂氏祖謙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朱氏善曰月出之詩其恱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集說 沈氏守正曰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恱之詞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集傳賦也株林夏氏邑也 王氏應麟曰郡國志陳縣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

是也夏南徵舒字也孔氏穎達曰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靈公嚴氏粲曰疏曰靈公平國共公朔子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集說范氏處義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預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張氏彩曰意當時靈公諱言夏氏而託株林以為辭故詩云然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

朝食于株

集傳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集說輔氏廣曰首章猶為之隱也至末章則不容隱矣但惜其駒馬之被汚而已詩人雖為公隱而公則自不以為恥也馳驅乘馬而朝食于株則其無恥甚矣○嚴氏粲曰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原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為也哉○沈氏守正曰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

總論姚氏舜牧曰胡為株林二句是問其行匪適株林二句是實其事駕我乘馬二句是道其往之無他乘我乘駒二句是道其見之欲亟○許氏天贈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直斥其所

從之人末章言從夏姬之頻也然不指其人而但言其所至之地此詩之厚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集傳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宣公十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宣公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宣公十一年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集說朱氏公遷曰荒穢者必亡弑逆者必誅集傳舉其大要而所以示鑒戒者亦明矣○朱氏善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集傳興也陂澤障也孔氏穎達曰謂澤畔障水之岸蒲水草可為席者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蒲者似莞音官而褊有脊滑柔而溫○嚴氏粲曰莞精蒲麤荷芙蕖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音加其葉蕸音遐其本蔤音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氏巡曰分別蓮莖花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男與女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

相憶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淫風如此○蘇氏轍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朱氏公遷曰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為與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集傳蕑蘭也孔氏穎達曰以溱洧秉蕑為執蘭則知此蕑亦為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李氏樗曰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集說嚴氏粲曰戎疑碩大非婦人之稱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集傳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

耳○范氏處義曰詩人以蒲配荷配蕳配菡萏所謂男女相悅也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其人髮之卷又思其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有所爲或涕泗俱下或悁悁憂慼或輾轉廢寢此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言其情而不及於亂亦欲其止乎禮義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集說王氏安石曰澤陂株林之應也○輔氏廣曰男女相說至於憂思感傷如月出澤陂其末流之害當何如哉男有男之業女有女之事今也寤寐無爲盡廢其事業是亦可憂也已情思之流其弊必至於此○張氏彩曰有關雎之風則薰爲桃李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閒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反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

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集說蘇氏轍曰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原詩之所為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為詩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故曰變風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爾

檜一之十三

集傳檜國名

陸氏德明曰檜本又作鄶○王氏應麟曰左傳國語作鄶地理志作

會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也黎實

祝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

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　孔氏穎達曰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滎澤滎波一澤名也

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　鄭氏康成曰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穎達曰黎弟吳回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范氏處義曰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皇輿表鄭州今開封府鄭州隸河南

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

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集說鄭氏康成曰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孔氏頴達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吕氏祖謙曰檜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嚴氏粲曰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案朱子集傳其於鄭也曰桓公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說與鄭康成合及敘檜世系則曰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又與鄭譜異考國語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因史伯之對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注曰賈侍中云寄地猶寄止也事在幽王八年至十一年而桓公死幽王之難是桓公時特有滅檜之謀耳周室既東武公繼桓公為平王司徒遂得虢檜之地而遷國焉則檜實滅於武公時矣桓公襲檜之說雖本韓非要當以國語為信至於蘇子由論國風次第曰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作者衛晉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其譜檜曰世次微滅故其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朱子於魏風首引蘇氏曰魏詩疑皆為晉而作猶邶鄘之於衛也則固然矣及檜風首引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

如邶鄘之於衛也考蘇氏竝無此說想屬朱子誤注或其門人錯簡耶經義不便前從相貿故特為正之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集傳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嚴氏粲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黄此詩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黄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為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為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黄當從蘇氏以為狐白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集說毛氏萇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國無政令使我心勞○孔氏穎達曰逍遥遊燕之事輕視

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惟好逍遥怱於聽政故後言朝也○范氏祖禹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張氏栻曰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集傳賦也翱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李氏公凱曰在公堂聽朝也我心憂之至於感傷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集傳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説狐裘之美○嚴氏粲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我心傷悼之也

總論蘇氏轍曰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為是也則過矣然而非

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為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葢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輔氏廣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方寘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絶豈不哀哉○嚴氏粲曰詩言衣裘之鮮絜所以形容其宴安無為之意非以絜其衣服為大故而去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好修絜其衣服逍遥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諫之而不從故去之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黄

氏櫄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忘雖去國矣而不敢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不敢言其君之過託其意於羔裘而寓其情於憂傷邶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意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集傳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音皮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毛氏萇曰素冠練冠也○孔氏穎達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

也蘇氏轍曰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感反則除之劉氏瑾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覩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勞心者憂不得見○李氏樗曰詩人既刺不能三年故君子思是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此心所以慱慱而憂也○輔氏廣曰言庶見素

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葢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爲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集傳賦也素冠則素衣矣孔氏穎達曰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故取衣爲韻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李氏樗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傷悲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也○李氏本曰傷悲者有感於心而興悲也葢此作詩之人必亦能終三年之喪者但以獨行無助爲衆所憎故憂思如此以其可與共學故欲與同歸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集傳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穎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分勿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黃氏一正曰如一謂其志同也

集說黃氏佐曰如一是視彼準繩求不爽其尺寸由彼法則期不差於毫釐彼能奮不顧俗則我亦不嫌於矯俗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冀望之深而言轉切非見素冠則如彼見素衣則如此也

總論輔氏廣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姚氏舜牧曰有三年之喪則有既祥之素冠素衣素韠當時無有為此喪者故賢者思一見之若是注慕之深○天理民彛在人心皆有一種惻然相觸處故見棘人之欒欒我心傷悲見素韠而蘊結亦此意

自慱慱其憂勞也見素衣而

素冠三章章三句

集傳案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

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音袁琴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

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輔氏廣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與禮記不同先生并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范氏祖禹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隰有萇大羊楚猗於可儺乃可其枝夭於驕之沃沃烏毒

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集傳賦也萇楚銚音遥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璣曰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呂氏祖謙曰夭如厥草惟夭之夭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集說沈氏守正曰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反羡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與苕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痛極之詞也○唐氏汝諤曰人生有知有知適自苦耳然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此徒顧萇楚

而興嗟也○朱氏道行曰萇楚宜下濕故曰隰有其枝猗儺始出柔嫩又少好而光澤子之得全於天者惟無知也予方苦己之有而安能不樂子之無哉檜民苦政煩賦重而作與王風兎爰尚寐無吪同意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

集傳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集說許氏天贈曰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則無賦役之累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集傳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總論輔氏廣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李氏本曰此詩小序以為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說者遂以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為赤子之心至長有家室而後為所牽蔓意亦善矣但此詩三章以枝華實為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義不在於引蔓故無取焉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集說鄒氏忠胤曰詩發乎情如其情以為情者常也亦有反其情以為情者檜風之萇楚是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為有生最靈誰則甘冥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即有情慾聞以未有室家

為苦不聞以無之為快也今檜之民至於不樂有知不樂有家不樂有室致羨乎萇楚之猗儺豈復近於人情乎此所為反其情以為情也蓋世治則室家相保由上所養世亂則室家相棄由上所殘是詩不知作於何時殆亡國之音乎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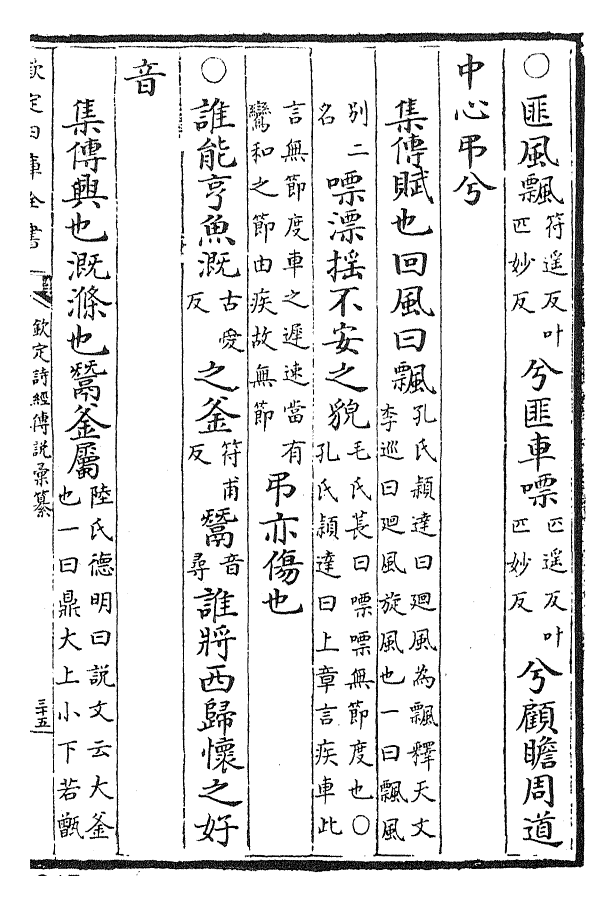
集傳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姚氏舜牧曰風發車偈皆出於陡然不測者周道適周之路也濮氏一之曰周道與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同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

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集說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歐陽氏修曰我顧瞻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爲風之飄發非爲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董氏逌曰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

附錄　毛氏萇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鄭氏康成曰周道周之政令也○呂氏祖謙曰前漢王吉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



○匪風飄兮符遥反叶匹妙反匪車嘌兮匹遥反叶匹妙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集傳賦也回風曰飄孔氏穎達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嘌漂搖不安之貌毛氏萇曰嘌嘌無節度也○孔氏穎達曰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集傳興也溉滌也鬵釜屬陸氏德明曰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

曰鬵○孔氏穎達曰釋器云䰛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西歸歸於周也

鄭氏康成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穎達曰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漑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集說

程子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誰能亨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朱氏公遷曰亨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其語相呼為興也○姚氏舜牧曰簡兮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此曰誰將西

歸懷之好音當時致思於西周蓋如此

附錄 毛氏萇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子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總論 輔氏廣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夫君臣之彝矣○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願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人不能忘如此○朱氏善曰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聘問與其臣民之往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蓋靡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

則安得不為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吕氏祖謙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

案朱子辨序說云周道但為適周之路此解其字義也至詩之本意是思文武之道不茀為道路而言兩

義可合觀耳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集說 錢氏天錫曰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於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故其思治為獨深今觀檜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逍遥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萇楚歎不聊生之民時事如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歟變風之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

曹一之十四

集傳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 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

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雷夏荷音歌亦作菏澤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皇輿表曹州即今曹縣屬兗州府曹州隸山東

集說鄭氏康成曰昔堯嘗遊成陽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曹都雖

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作詩之時鄭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略餘國也○范氏處義曰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詩皆言任小人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此所以次於檜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集傳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乞蜣音羌身狹而長有角朱氏公遷曰諸本脫有字黃黑色朝生暮死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

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集說　輔氏廣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與體也○嚴氏粲曰奢則國必弊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言衣裳楚楚舉一端耳○朱氏公遷曰於我歸處則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集傳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集說郝氏敬曰蜉蝣雖有翼而不能久如人修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息乎

○蜉蝣掘求勿反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爇反

集傳比也掘閲未詳孔氏穎達曰此蟲土裏化生閲者悅懌之意掘閲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閲也○呂氏祖謙曰說文掘作堀說舍息也

總論 輔氏廣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蝃蝀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謝氏枋得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至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至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金氏履祥曰君子念夫人雖不知久遠之計而亦知所以自修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為歸也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茍有一毫自治之心固君子之所欲進之也

蝃蝣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陸氏德明曰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蝃蝣為昭公作也譜又云蝃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未詳其正也

○范氏處義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絜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道逍遥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强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强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

集傳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音殊也

孔氏穎達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此說身荷戈祋謂作候人

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孔氏穎達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嚴氏粲曰芾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韋黼黻之黻從黹采菽疏云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芾韠俱是蔽膝之象一命緼音溫芾黝音酉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孔氏穎達曰韍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

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許氏謙曰曹賢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嚴氏粲曰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

集說 輔氏廣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比也○黃氏佐曰興意取候人宜於所役小人不宜於所服相反為興○顧氏起元曰三百赤芾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二章遂承此而興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言共公疏遠君子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范氏處義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

官遠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曹之為國視此可知矣

案候人首章毛傳主賦蓋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而不賢者佩赤芾乃三百人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朱傳主興蓋言候人而何戈與祋固宜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是專指近小人而言也至末章季女斯飢始見遠君子之意在毛傳朱傳其解詩之大義相同而首章有賦與興之各別然賦則直陳興則婉喻耳與作詩者之旨皆無害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集傳興也鵜洿（音烏又火故反）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頴達曰郭璞曰鵜鶘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陸璣疏云鵜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梁水中魚梁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歐陽氏修曰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集傳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為稱猶今人謂遂

意曰稱意

集說張子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朱氏道行曰媾訓寵知遇非常捫心負愧故曰不遂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集傳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詩人之作自歌土風南山曹南山也○蘇氏轍曰小人朋黨相援竝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張氏彩曰薈蔚本草木盛多貌詩人借以狀雲興之驟也○賢人潛修如處女然故古人每取為喻婉孌言其丰儀之可慕也

總論范氏處義曰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也○輔氏廣曰一章言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矣彼小人而三百赤芾何哉問之也二章三章則以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咮以興彼小人者不稱其服寵惜之也末章方言小人之盛而賢者不得其所此蓋當時君子之詞也所謂賢者其指僖負羈歟使晉文公以是為曹之罪而伐之則其賢而失所亦可知矣○姚氏舜牧曰候人雖一職之微然皆各供其

事任其勞彼亦芾者偃游於朝著之間不稱不遂但比周為黨薈蔚如南山之朝隮何怪婉孌自守者之不得其食哉蓋深恨而痛刺之詞

候人四章章四句

集說許氏謙曰曹叔振鐸至共公十五世而有候人詩其言與左氏傳合餘三詩莫知其世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集傳興也鳲鳩秸音戛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郭氏

璞曰江東呼穫穀○陸氏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飼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嚴氏粲曰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張氏栻曰結云者實而不佗也○金氏履祥曰如結言心不放○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閒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内者從可知也輔氏廣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之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内外無二理見其外可以覘其内也

集說劉氏向曰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蘇氏轍曰鳲鳩之哺其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為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為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朱氏公遷曰鳲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敞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衛武公以抑抑威儀為

德之隅而又以不愧屋漏為德之實蓋與此詩同一意也○姚氏舜牧曰鳲鳩心一而無二其飼子也均君子之心固結而不解故其為儀也一心如結兮是一章大綱領下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皆本於此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齋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集傳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穎達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朱氏公遷曰絲帶則當騏弁如緇衣綦裳之類

欲其色之相稱也　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蘇氏轍曰騏或作璂璂弁之結飾以玉為之○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集說蘇氏轍曰帶伊絲矣而弁不璂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復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璂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朱氏公遷曰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

均可見矣○王氏志長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正謂其儀一也心之如結不可見觀之其儀而已矣服飾容止似屬小節然德器學問於此可見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它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集傳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　李氏樗曰此言儀之一可以為四國之矜式　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輔氏廣曰觀大學傳所言則此詩所指之君子必大賢以上人也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黄氏佐曰儀字不須以為父子兄弟言引傳而言

者朱子特取足法而后民法之之意耳

集說朱氏公遷曰威儀本有常度其心又復專一則能使之各中其度而無少差忒者矣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於彼矣○錢氏天錫曰正是四國不重感化只重我足以正四國也回在朝侈靡之習革在野奇衺之風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集傳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姚氏舜牧曰正國人即承上正四國說非

二層意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集說蘇氏轍曰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受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朱氏公遷曰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能正國人則願其壽考使人常有所法也

總論劉氏瑾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託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氏櫟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

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汪氏應蛟曰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則無間可息無隙可乘如結之謂也故徵諸身而容止有常冠服有章其民望而敬之則而象之蓋精神流浹者深矣於正四國何有

鳲鳩四章章六句

集說

朱氏公遷曰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於曹哉但詩詞寛廣無歎惜招徠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者是故不知其何所指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一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一之

人舉善以駁時惡

案鳲鳩篇序以為刺詩朱子以為美詩何相逕庭耶蓋序主論世以曹之在位無足以當之故以為刺也朱子以詩中未含刺意且曹之世次無考故以為美也今合從朱傳為長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集傳比而興也洌寒也孔氏穎達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孔氏穎達曰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

也陸氏璣曰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孔氏穎達曰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愾歎息之聲也**王氏志長曰寤歎者厭亂思治之切一寤即歎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集說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蘇氏轍曰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下泉也○季氏本曰先王盛時民勤農業則引泉以灌禾黍今田野荒蕪無復有良苗者而冽泉

在下惟浸苞稂而已下泉寒無生意而草皆病焉以比民之憔悴於虐政而因以起興也所以愾歎而念周京者良欲其留意於恤民耳○黃氏佐曰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愾我之於周京有相悲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集傳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集說郝氏敬曰冽然下流之泉五穀不登浸彼叢生之蒿耳故我愾然寤歎念昔京周之盛焉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集傳比而興也蓍筮草也許氏慎曰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蓍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氏璣曰似頳蕭青色科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集傳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

州伯治諸侯有功　孔氏穎達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李氏樗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王氏應麟曰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盟于郇說文國在晉地○李氏本曰郇雖文王之子所封而郇伯則其後也故鄭氏謂其為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為文王之後亦不知其為何時人矣○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為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上有

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也○范氏處義曰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博需足無此疆爾界均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曹之民思周室四國胥望之矣

總論 輔氏廣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荼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夫王室陵遲則小國困斃天下之勢常相關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天之生物終無已也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天子愛諸侯終無已也今乃不然是故君子之所憂思也○許氏謙曰泉固以潤物也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著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寤歎則見其憂思之極卒章則先王之政也○錢氏天錫曰重四國有王句

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況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寤歎於周京也三章

悼今末章思古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集傳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 朱子語類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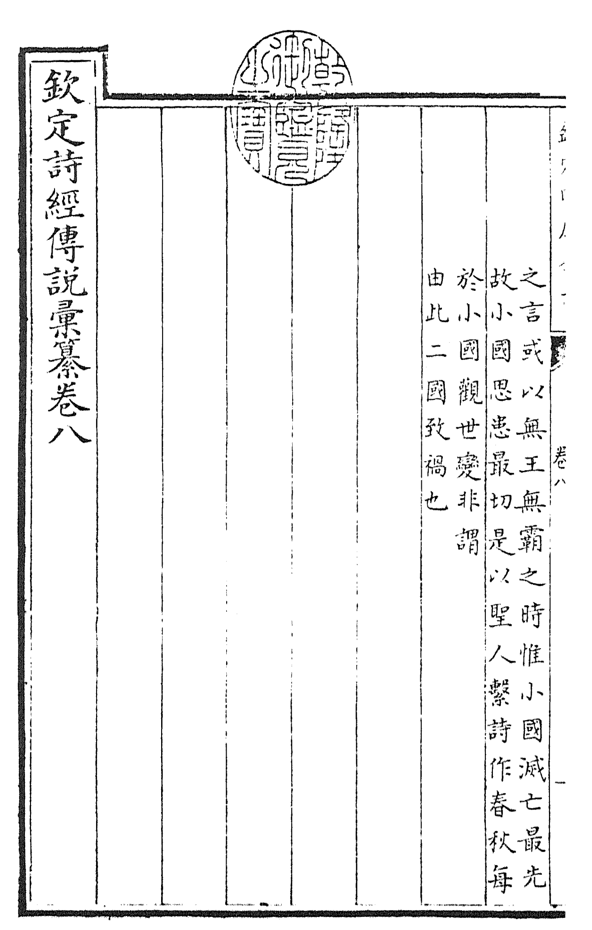
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 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粲曰鄭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觀歸會事見僖二十三年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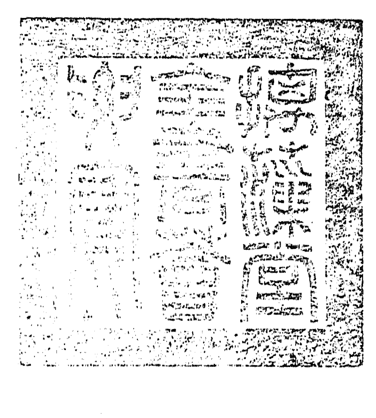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集說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陳氏埴曰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繫於一曹之亡止齋



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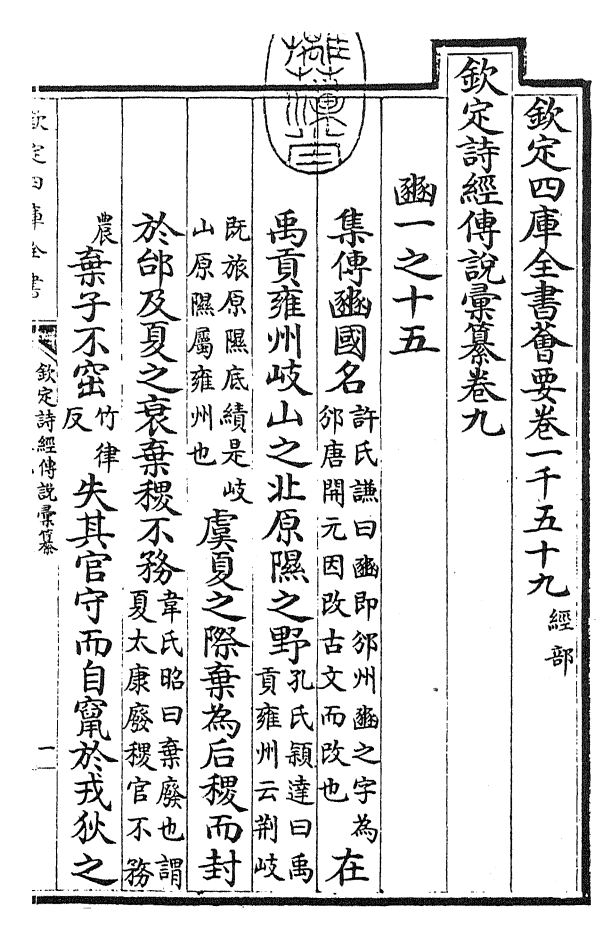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夏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九

豳一之十五

集傳豳國名　許氏謙曰豳即邠州豳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　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穎達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　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　韋氏昭曰棄廢也謂夏太康廢稷官不務農　棄子不窋　竹律反　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

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孔氏穎達曰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劉氏瑾曰名之為豳實周公詩

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豳也○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皇輿表邠州三水縣今邠州三水縣屬西安府京兆府武功縣今西安府武功縣竝隸陝西

集說班氏固曰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孔氏穎達曰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

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范氏祖禹曰豳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豳聖人所以為無窮也○蘇氏轍曰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為風不得為雅也○楊氏時曰豳風周公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并繫之豳○金氏履祥曰篤公劉為召公所獻以備燕饗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七月為周公所陳以為朦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為風○朱氏公

遷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音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奨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粹中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劉氏

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鄭氏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許氏謙曰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劉氏瑾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豳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朱氏公遷曰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

使禦寒也范氏祖禹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朱氏公遷曰授者家長以與家人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毛氏萇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許氏謙曰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朱氏倬曰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以一陽生於子即以一之日言之蓋周之先公朱子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蘇氏轍曰此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孔氏穎達

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王氏安石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范氏祖禹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

于往也耜田器也易繫辭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嚴氏粲曰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濮氏一之曰耒耜可偏舉故周頌有略其耜畟畟良耜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

于耜言往修田器也毛氏萇曰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嚴氏粲曰西北温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

舉趾舉足而耕也毛氏萇曰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孔氏

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真氏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葢與無逸同一意也○許氏謙曰周禮注疏諷誦謂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

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 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 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葢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

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歐陽氏修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李氏樗曰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所以為授衣之具也惟四之日既舉趾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為田事之成也○劉氏瑾曰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墐户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張子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為言○范氏祖禹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善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

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户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集傳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孔氏穎達曰即葛覃黃鳥是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毛氏萇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穎達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葢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黄氏佐曰祁祁不獨田野之家為然而貴家大族亦無不然所以衆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王氏安石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

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顧氏起元曰治蠶之時正昏姻之候故其所感如此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張子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曹氏粹中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劉氏瑾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先

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蘩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范氏祖禹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為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為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借且於下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有礙故先生不取而以為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為憂而遠其父母為悲也不唯見當時風俗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疴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它彫反)桑取彼

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集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毛氏萇曰亂為萑葭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蠶月治蠶之月王氏安石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

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

斧隋駝妥二音銎音穹斨方銎陸氏德明曰隋孔形狹而長銎說文云斧孔也○孔氏穎達曰斨即斧也唯銎孔異

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孔氏穎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爾雅釋木女桑桋桑郭璞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黃氏震曰前云柔桑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蘇氏轍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曹氏粹中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鵙伯勞也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范氏處義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鴂鵙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鴂即鵙也績緝也毛氏萇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

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孔氏頴達曰以陽為明謂朱色光明也○王氏安石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是時五色皆可以染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呂氏大臨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丁寧之也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頴達曰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

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黄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嚴氏粲曰不敢言為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葢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朱氏公遷曰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劉氏瑾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葢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務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朱氏善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為布益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為布則固無以為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户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户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為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年反于公

集傳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曾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蜩蟬也孔氏穎達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

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貍也蘇氏轍曰十一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貍以與公子為裘

同竭作以狩也程子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朱氏公遷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唯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羡卒盡行

纘習而繼之也孔氏穎達曰繼續武事縱一歲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

豵三歲豜○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王氏安石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段氏昌武曰秀葽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理也

雖蠶桑之功無所不

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真氏德秀曰上言織薄於秋求蠶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　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集說鄭氏康成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于貉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孔氏穎達曰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

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大司馬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自四月純陽說起以至十二月大寒之候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裘而助布帛之用因并及竭力以冬狩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見其民奉上無已之情其同纘武雖先公風化之使然抑以見武事之不可廢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錢氏天錫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於冬而萌於夏豳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嚴冰矣○古者狩獵之禮以備武事故曰載纘武功然豳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也狩獵不專為君但於勤生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蠶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户同上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集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毛氏萇曰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氏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嚴氏粲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蟀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

依人孔氏穎達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内出在野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户冬則塗之孔氏穎達曰篳户以荆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吕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蘇氏轍曰改歲十一月周正也○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葢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葢本此○劉氏瑾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

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来既遠故豳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歳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

○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李氏樗曰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户皆自外而之内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户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歳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程子曰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歳事既終又復為改歳之事歳暮入居室也○曾氏粹中曰既皆温容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

内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集說鄭氏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来也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户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孔氏穎達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户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王氏安石曰陰陽往来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

績之候以秀葽隕擇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朱氏善曰感時物之屢變盡人事之當為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集傳賦也鬱棣屬薁蘡音纓薁也孔氏穎達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

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薁蘡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

葵菜名呂氏祖謙曰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菽豆也剝擊也陸氏佃曰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毛氏萇曰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孔氏穎達曰凍時釀之故稱凍醪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蘇氏轍曰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呂氏祖謙曰月令仲冬麯蘗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麯至春而為酒

壺瓠也劉氏彝曰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孔氏穎達曰苴麻之有實者也下章納穀有麻此言叔苴

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羮菜其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孔氏穎達曰荼以為菜樗以為薪各從所宜耳

○王氏安石曰荼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以樗不材故薪之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程子曰自六月食鬱及薁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

○陳氏鵬飛曰取豵以為私取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明矣

集說王氏安石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呂氏大臨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

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曹氏粹中曰周人貴親而尚齒也○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朱氏善曰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集傳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葢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王氏安石曰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彭氏執中曰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孔氏穎達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許氏謙曰麥非納於十月葢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王氏安石曰言所納之備也

宫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毛氏萇曰入為上出為下○程子曰遷入都邑之居也○王氏安石曰上入執宫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梁氏益曰周禮地官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索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宫室之事矣故晝往取

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葢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王氏應麟曰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輔氏廣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范氏祖禹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安石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朱氏善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

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閒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己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古黃反）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杜）

預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　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

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觧凍故冰猶可

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啟之月令仲

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　鄭氏康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

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

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

○孔氏頴達曰淩入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

言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者仲春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

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二月開冰君

始用之至於夏初出之乃須賜臣下也○陸氏佃曰

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黄氏一正曰司寒之

神藏冰時先以黑牡秬黍享之至開冰而又祭以羔韭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觧之十二月陽氣藴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杜氏預曰食肉之禄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致仕在家者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

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預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天死為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毛氏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肅嚴氣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許氏謙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李氏如圭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為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王氏安石曰於是乎可以飲食燕樂是謂燕饗之節○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蔵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輔氏廣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為恵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為酒

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皥皥如也○朱氏善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總論孔氏頴達曰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

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劉氏彝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程子曰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叙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子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輔氏廣曰虞夏之際洪水之害始除鮮食艱食既奏而民始可以得食桑土既蠶而民始可以得衣又得后稷公劉有以教導而輔翼之其於蠶績耕稼之事使之早戒預備則民皆得其所而尊君親上之心以生養老慈幼之禮自行食力用節而奢侈之意未萌誠實

相與而機械之事未作此是民生最好底時節故周公述其事而作詩欲使成周之俗如此方是憮快今觀雅頌大田良耜諸詩及後來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則亦既得之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音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

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令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嚴氏粲曰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豐鎬之基也周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

集傳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音休留〕惡鳥攫〔俱縛反〕鳥子而食者也〔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璞注鴟類○呂氏大臨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為梟為鴟蓋梟之類〕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葢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　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

可更毀我王室也 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集說 程子曰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黄氏櫄曰鴟鴞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護其巢呼而告之曰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帶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内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姦於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毀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徒古反 綢 直畱反 繆 莫侯反 牖戶 後五反 今女 音汝 下民或敢侮予 叶演女反

集傳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陸氏德明曰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户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朱氏公遷曰有備則無患此為治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善於為治如此

集説張氏栻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茸牖户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輔氏廣曰言己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己謀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朱氏得之曰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知其必無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周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集傳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毛氏萇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捋取也荼萑音丸苕音迢可藉巢者也孔氏穎達曰七月傳云薍為萑此言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蓄積租聚也王氏安石曰與租賦之租同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朱子曰詩詞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雜而為之如鴟鴞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輔氏廣曰拮据手口共作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瘏亦言之法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集說蘇氏轍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遥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集傳比也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孔氏穎達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嘵嘵急也鄭氏康成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

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集說程子曰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揺則其聲憂懼此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劉氏瑾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葢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繫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詩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

總論程子曰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輔氏廣曰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為周未可知

也此詩辭哀意切至為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慈母之誥教子弟而漸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劉氏瑾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憫恤之意葢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朱氏善曰鴟鴞之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毁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廢其補葺之勞也葢子之殘而室之毁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之勞者己分之當為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毁其室也而經綿補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耶於是拮据於是蓄租於是手口交病卒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集傳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孔氏安國曰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辟法也告名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氏公遷曰事本金縢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為東征以

鴟鴞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也至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辟爲避而與此說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已敗管蔡管叔既已受誅矣今讀鴟鴞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

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曾氏粹中曰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鴟鴞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為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

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遑恤於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為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益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為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為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名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為大為嘉為休則周公之東為討罪人無疑也〇朱子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〇滸氏㳿生曰殷亡而周興革命之後殷民洶洶未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周公不即過絕禍萌而避嫌疑退居散地三叔乘殷民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故辟守作致

辟說於一時事理為長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鄭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〇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

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奥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案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

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何以云東都也孔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遷書載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注及覆蔡沈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行之亦非有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説義極正大然卒未曾追改詩傳或尚未決今亦仍其舊注而不易云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叶後五反

集傳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慆慆言久也有流而不止之意陳氏鵬飛曰慆慢也零落也濛雨貌吕氏祖謙曰說文曰濛微雨也裳衣平居之服也程子曰治歸裝也○范氏祖禹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許氏謙曰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銜之有繣許氏謙曰繣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徽也結項中以止語也鄭氏康成曰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徐氏鳳彩曰行以東伍枚以止躍所謂軍旅之事也蜎蜎

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蚅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朱氏公遷曰上篇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范氏祖禹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憫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蘇氏轍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其心念西而悲其室

家○季氏本曰大抵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

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呂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

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孔氏穎達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王氏安石曰古用車戰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整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集説董氏逌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嚴氏粲曰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行役最以雨為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在塗經行桑野因見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姚氏舜牧曰既東歸矣曷為其西悲也曰此人情也置室家遠行非人情之所欲一旦釋甲冑而完歸其喜悦當何如哉喜之之極不覺反生其悽愴也○初往東時常虞罹於鋒鏑而今敦然獨宿於車下視死於瘡痍亦天壤矣此士之所以懽幸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户後五反

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亦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集傳賦也果蠃栝樓也孔氏穎達曰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曾氏粹中曰果蠃當蔓生野中今乃延入于宇之內矣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陸氏佃曰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亦曰鼠負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佃曰釋蟲云蠨蛸長踦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荆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町畽舍

傍隙地也程子曰廬傍畦壠○董氏逌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大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為田里所聚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一之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己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蠃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嚴氏粲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集傳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氏璣曰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垤蟻塚也孔氏穎達曰𡐤土為塚以避溼○陸氏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

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蟻塚蓋出於此

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溼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鸛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善知雨候者也

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于家鄭氏康成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於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徐氏鳳彩曰聿至忽然而至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行者適慰居者之願也

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孔氏穎達曰敦是瓜

之繫蔓之貌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集說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輔氏廣曰周公作此詩所以述歸士之情而此章又述其歸士室家之情非通天下為一已者孰能之○張氏彩曰鸛鳴感雨也婦歎亦感雨也穹窒洒埽以待其夫前此憂思不遑也苦瓜在栗鄉土恒有之久征故不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集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鄭氏康成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熠燿鮮明也劉氏瑾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也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音留白曰駁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音暉也母

戒女而為之施衿其鴆反結帨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孫炎曰褘帨巾也案昏禮言結縭則縭當是帨○朱子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愆而事此親結其縭之事然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黄氏佐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饋然承筐無實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曾氏粹中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别而復見者乎

集說輔氏廣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雖以見昏姻之時又以言時物之美好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亦言人情之所同喜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又見其禮儀之備舉也始歸而以得免死傷為幸歸近而不勝感念之切室家之望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

總論朱氏公遷曰首章言敦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歎于室婦之念其夫也行者遇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是以占其候而歎焉末章則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周公之勞歸士亦本之人情而已○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飢

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覩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悦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昬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其是之謂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葢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

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集說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輔氏廣曰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嚴氏粲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葢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復宜與杕杜不同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許氏謙曰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集傳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王氏質曰古專征杖鉞黄金飾斧四國四方之國也范氏處義曰說者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皇匡也董氏逌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彦引以為據

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葢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

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葢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集說歐陽氏修曰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程子曰商奄始率管蔡為流言遂以叛將盜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其德亦甚大矣○蘇氏轍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為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

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而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朱氏善曰戕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集傳賦也錡鑿屬吪化李氏樗曰化其惡而使之為善也嘉善也嚴氏粲曰言德之甚善也

集說黃氏佐曰大抵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未知適從而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而渾化於正大光明之中豈不善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集傳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孔氏穎達曰遒訓為聚亦堅固之義釋詁云遒斂聚也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休美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黃氏佐曰流言一興四國將信將疑之中即是民心不固處周公東征正所以斂固四國之人心使之確然翕聚臣附於周而不至於渙散焉耳

總論范氏處義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為甚大甚善甚美矣○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茍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計較利害四國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

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葢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朱氏公遷曰舜爲象計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公爲文武天下計不得不盡夫大公至正之道集傳引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愧於舜也

集說輔氏廣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集傳比也柯斧柄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斧也柯其柄也 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鄭氏康成曰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集說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也此二句比儀型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

二句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錢氏天錫曰不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禮無以成也

附録程子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蘇氏轍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名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集傳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邢氏昺曰籩以竹為之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豆木豆也邢氏昺曰豆以木為之其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是也

之豆其實非葅醓醢之類是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鄭氏康成曰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劉氏瑾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嘗言伐柯矣今視此柯也則其端具於其身信乎柯必伐而後可識其則也嘗言娶妻矣今覯之子也籩豆燦然其有踐信乎妻必娶而後可識其禮也葢謂平日欲見公今一見之得挹

禮度之美不虛此願見之心故言之亹亹有深幸耳

附錄程子曰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覯見也○曹氏粹中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總論輔氏廣曰此詩但言其心事故不及於周公然既言其平日欲見公之難又言其今日得見公之易則其心慰滿浹洽而無一毫不足之意可見使其所聞或過於所見所見或歉於所聞則烏得喜之如是哉○許氏謙曰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

之遠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巳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案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初說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吾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葢用序義也後以此詩難曉而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二篇又相屬故推求其意以為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為是深喜之詞然總作比看則與序所言刺朝廷之不知皆非詩詞之所有者一也故竝録諸儒之從序說者於右以俟考焉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集傳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許氏謙曰爾雅翼鱒魚目

中赤色一道橫貫瞳多獨行見網輒避魴巳見上劉氏瑾曰見汝墳皆魚之美者也毛氏萇曰鱒魴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壘柚瞶三音也爾雅蜼卬鼻而長尾皆繢音潰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蔡氏沈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巳相背取其辨也○梁氏益曰尚書益稷篇注曰舜十二

章周九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故衣裳九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衮然故謂之衮也朱氏公遷曰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及出封則加一等而服衮孟子言周公封於魯則公以三公而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衮衣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集說朱氏公遷曰九罭之魚有鱒又有魴之子之服有衣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姚氏舜牧曰惟九罭而後得鱒魴是甚不易見也今我覯之子而得覯衮衣繡裳之儀範焉此生亦何幸哉

○朱氏道行曰以非常之魚不易網興非常之人不易覯

附録歐陽氏修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名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作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程子曰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集傳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朱子曰二章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集說黄氏一正曰鴻順時而動周公隨寓而安故又以為興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非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

附錄程子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陳氏鵬飛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集傳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集說季氏本曰鴻北向則歸而不復矣言周公既歸則留王室而不復來東也○姚氏舜牧曰鴻之遵陸亦偶飛至此

興公信宿之意

附錄毛氏萇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蘇氏轍曰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集傳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是以有袞衣兮其欣仰亦何至無以我公歸兮其懷戀亦何深信非盛德不足以至此○唐氏汝諤曰朝廷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為念則公之歸自有不遑恤乎人情者但天下可喜而東人則可悲故願於信處信宿之外得少留焉即以為幸也

附錄歐陽氏修曰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袞衣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之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總論朱氏善曰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此固東土之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咈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葢留公者東人之

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沈氏守正曰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叙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

附録呂氏祖謙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茍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集説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来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来於汝但當寓信宿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説葢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閒有被衮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説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甞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来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輔氏廣曰伐柯喜其得見之辭九罭願其久留之辭東人之愛公可見其有加而無已也使天下之人愛戴之如此則何為而不成宜乎制禮作樂而卒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附録程子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

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范氏處義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郝氏敬曰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王雖不諒公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耳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序所以刺其不知也

案伐柯九罭二篇序說以為皆周大夫美周公而責在朝之人不速迎公之詞朱子改為東人愛慕公之詞以末章語氣而定之也然當時人情周大夫則願速迎公歸以相王室東人則望公少留以盡私情要為美周公其義一也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

几

集傳興也跋躐也李氏廵曰跋前行曰躐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路也李氏廵曰路郤頓曰疐○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路躓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路其尾公周公也孔氏頴達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為周公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康成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几几安重貌王氏安石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安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

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狼性貪之類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劉氏瑾曰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輔氏廣曰公孫碩膚之說

自程子開端至先生方盡其義

集說程子曰周公居危疑之地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䟦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蘇氏轍曰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狼然前憂其躐胡而後憂其跲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也○黃氏佐曰周公讓大美而弗之居寧退然以自晦焉是故事君則忠矣而莫身於二叔豈二叔所能為哉乃公自讓其美焉爾治國則

誠矣而未信於四國豈四國所能致哉乃公自遜其美焉爾斯時也心無少怍於中而氣體從容自不少損於外常度何失乎○觀書一則曰在予小子非克有正二則曰在予小子若游大川可以見公孫碩膚之大概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集傳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預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卒章則直言其德之不可瑕疵也○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為人頌者言不瑕即武王顯名不失之謂

總論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錢氏天錫曰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

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逺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揚氏時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

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進退有難而聖德者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

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日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籥章歈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田祖則歈豳雅以樂田畯

鄭氏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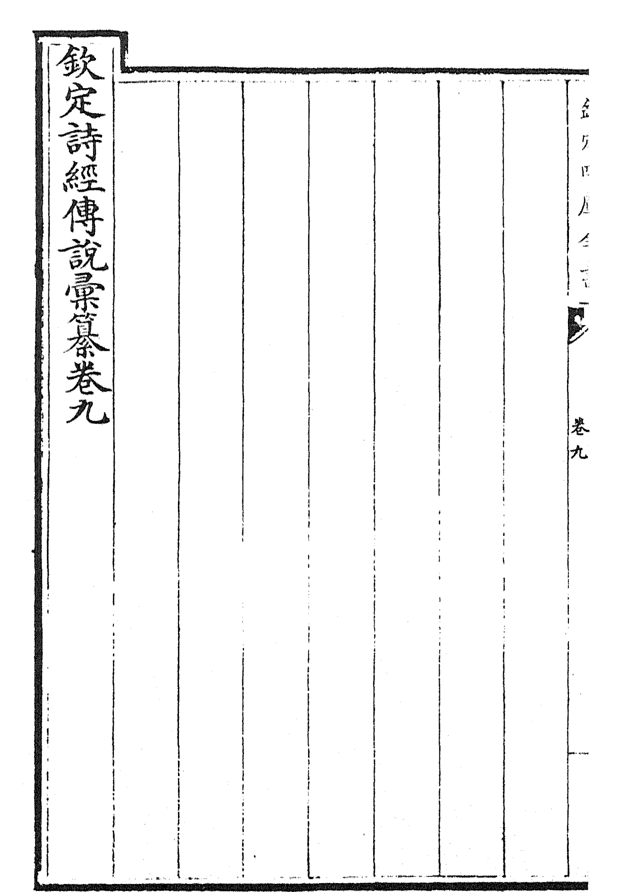
祭蜡

音則歙豳頌以息老物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康成曰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劉氏瑾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之半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籥章注云豳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音輟取其一

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集說輔氏廣曰豳雅頌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

相近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饒氏魯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豳風亦曰豳雅亦曰豳頌葢一詩而備三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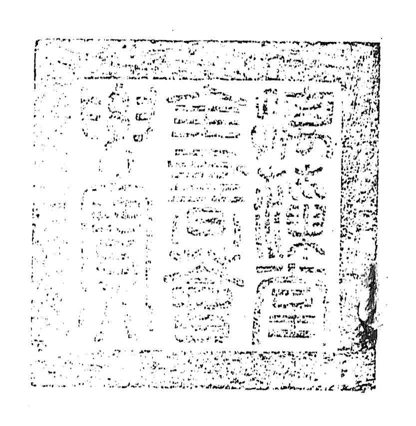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九

謹案第三十頁後五行案語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史記强作襁

第三十三頁後八行長脚者刋本脚訛股據爾雅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